

漫谈极乐寺庙会

王柏松

(哈尔滨市佛教协会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)

庙会，是中国汉族地区出现的一种民俗活动、民间文化现象。在佛教教寺观定期举办法会活动而聚集大量信众期间，伴随产生的集市贸易、文化娱乐、休闲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活动。有上千年历史。今天，在我国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，同时也促进了旅游产业发展。如北京地坛庙会、白云观庙会、上海城隍庙庙会、龙华寺庙会、哈尔滨极乐寺庙会。

上世纪初叶，哈尔滨仅是松花江畔一个小渔村。沙俄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，修建中东铁路，哈埠成为水陆码头，人口渐多。到20年代，达到40余万人，其中有外籍侨民已达20余万。各国设立的领事馆、代办处就有13个，出现了23座外国教堂，却没有一座像样的中国寺观。在大直街的东半路段，仅3公里内，就出现了圣尼古拉大教堂（东正教，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拆除）、波兰教堂（天主教）、帡幪教堂（东正教）、路德会（基督教）、圣母安息教堂（东正教），共5座，实为罕见。当时，中国人认为大直街是哈尔滨的龙脉，风水所在，洋人建教堂就是破坏了“风水”，纷纷要求修建中国佛寺。

1921年中东铁路稽查处处长陈飞青居士，笃信佛教净土宗，联络社会名流，上书北京段祺瑞政府，获准，下拨5万大洋修庙，实际到工程结束后刚收到2.5万元（因铁路局督办王景春作梗）。礼请北京高僧倓虚法师主持，选定大直街东端“龙头”位置上创建极乐寺，时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地方长官竹子桥将军鼎力支持，出任哈尔滨佛教会长，牵头出面化缘，募化善款，到1926年秋，完成三层大殿，主院工程基本告竣，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了佛像开光庆典。日后日益发展，竟成了东北佛教第一大丛林。

据《影尘回忆录》（香港大光著）记载，翌年初（1925年），朱将军辞职回奉天（今沈阳），顾虑极乐寺将来无收入，日久难以维持，临去时，提出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节办唱戏庙会，嘱托当地警官金某，由僧人对地铺租地号收费，补贴寺院经济，但不准杀生，不准贩卖荤酒，后成为惯例。

1925年，四月初八佛诞日，倓虚方丈率二序僧众，云集大雄宝殿，礼佛诵经讽咒，为教主释迦牟尼佛祝圣，祈祷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时有几万善男信

女从四面八方涌入，烧香拜佛，参观游览，欢腾雀跃，庆贺中国人抱住了龙头，夺回了“风光”。

哈尔滨商会出资，力邀京剧、评剧名角出台，扎台子演唱。铁路局责令周边火车站，对赶庙会的群众，优待售半价车票。

仪式，极乐寺周边旷野空地，聚集了几万群众和大量地摊，人声鼎沸，喧闹不已，连续七天。

京、评剧连台打擂，二人转、木偶、皮影戏、拉洋片、打把式卖艺、练武术、演杂技、变戏法等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卖冰糖葫芦、吹糖人、捏面人、各种手工艺术、小孩玩具、卖假药的，比比皆是。

卖烧饼、麻花、馒头、豆腐脑、大碗茶、各种小吃吆喝声连成一片。

香烟、糖果、干鲜果品百货云集，摊床到处都是。

周边县份、乡村农民赶着大车进程赶庙会，出售自家生产的瓜果菜蔬、农产品沿街叫卖。看热闹的人们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

哈埠大报、小报连篇累牍，刊出庙会奇闻趣事。一时轰动全国，现在仍有老照片，依稀可见当时盛景。

以后，每年四月初八，极乐寺都举办浴佛节，社会上善男信女前来拜佛、烧香、还愿，祈求一年平安吉祥，逛庙会成为哈尔滨人一大时尚。如果有谁不到极乐寺，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，寺院受“左”的思潮影响，香火渐渐冷清，庙会也随之萎缩了。十年动乱期间，庙会停止。

1983年，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，极乐寺得以重修。慈法法师等老僧人重新回寺，晨钟暮鼓得以重新鸣响。

1984年起，庙会活动又得以恢复，而且规模更大，每年赶来的群众多达40余万人，但进寺院的主要是佛教信众。

寺外原来的空地上，已经建起多幢军工家属宿舍，铁路局家属宿舍和一些民居，只剩下通向烟厂、通向军工的两条狭窄便道。小商小贩摆满地摊，地摊区向东摆到军工下坡，向西摆到哈医大，向北摆到道外承德桥，游客往来熙熙攘攘，拥挤不堪，无法下脚。从烟厂到山门不到500米的路程，高峰时需要推着人走，需20几分钟。进山门（下转第37页）

辽保宁七年(公元975年)九月,渤海余党燕颇作乱,在黄龙府(今吉林安图)失败后,“燕颇走保兀惹城”。这是有关兀惹城的最早记载。据《辽史·溪和奴传》记载,辽统和十三年(公元995年),辽都部署伐兀惹,兀惹城主乌昭度,率领他的部下,凭借兀惹城,以勇猛加智慧,击败了大辽王朝的进攻军队。“和朔奴利其浮掠,令四面急攻……乌昭度率众死守,隋方捍御。依坤虚设战棚,旋我军登陴,俄撤枝柱,登者尽覆。”由于此次讨兀惹不克,“土马死伤者众”,结果是“无功而还”,溪王和朔奴、东京留守肖恒德等5人被削官。到统和十五年,圣宗继续进军兀惹城。“正月,癸未,兀惹长武周来降”(《辽史·圣宗四》)。至此,兀惹又恢复了同辽王朝的关系。

到金代,此城仍称兀惹城。据《金史·完颜晏传》记载,金太宗天会初年(公元1123年),完颜晏受命进军兀惹城,行军至今勤得利额图山一带,依山扎寨,作疑兵计,最后“乃潜以舟师,浮江而下,直捣其营,遂大破之,据险之众不战而溃。”取得了征讨兀惹的胜利。

元代,此地更名为“乞列怜隘口”,当时是元朝军事重地。

明洪武初年,元鲸海千户所速哥帖木儿等自女真归降,报告朝廷,“自佛出浑(今琿春)至乞列怜,皆旧所部之地,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,诏许之。赐以织金文绮丽。”明朝永乐七年(公元1409年),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治理,明廷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,并复设“海西东水陆城站”,此地名为乞列伊城。同

年四月,奴儿干鞑靼头目忽刺东奴等六十五人向明朝进贡,置乞勒尼、伏里其二卫,敷答千户所。同年十月,虎也木等处女真人撒秃兀等来朝,朝廷命其为乞勒尼卫首任指挥,赐予如例。“乞勒尼”即“乞列伊”。这是明朝经营东北的一条最主要的交通线,勤得利古城和现存抚远境内的莽吉塔古城,均为这条交通线上的驿站之一。

第二十九站——乞列迷站:自乞勒伊城沿江下行,有乞列迷站。以乞勒伊、莽吉塔两城相距二百余里看,其间应设一站,以作前后接应。乞列迷亦作吉里迷、乞烈宾、吉烈迷、乞里迷、济勒弥等。为黑水靺鞨郡利部后裔。分布在黑龙江下游,与吾者野人杂居同一地区。当时均属设在阿组依河口的同一个军民万户府管辖。元末明初,居住在当地的女真人有不少南迁到三江地区。《寰宇通志》卷一一六引《开元新志》中有“乞列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”。但这支女真人没有全部南迁,仍有不少人留居故地,直到清末还有四、五千称济勒弥的住在黑龙江口上溯300余公里的沿江地区。

清聂士成《东游纪程》记载:“过江入中国界,历克木(可木)卡伦站、恶托(额图)卡伦站、秦得力(乞勒伊城)卡伦站而止。”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。清代沿用这些城站,作为哨所(卡伦),不同于明代城、站之设,主要是服务于交通,而是偏重于地形、了望等军事方面的意义。

(上接第27页)需要排大队,进店礼佛烧香也需要排大队,一个跟着一个。

恢复后的庙会活动已改为3天,即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。后两天原本不是礼佛节日,是道教娘娘庙、圣武庙、城隍庙的庙会。当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乾道、坤道诸道长都升天羽化,道观一时难以恢复,社会群众对佛道分辨不甚清楚,礼多神不怪,在这两天,纷纷涌来,极乐寺不得不开门迎客,凭空增添了两天的庙会。

为了改变人流涌动,商贩众多,拥挤不堪的局面,市政府接受市佛教协会、极乐寺的要求,从1998年起,陆续改造极乐寺周边地区,出巨资,拆除旧房、危房,拓宽北宣桥,建设11.3万平方米文化园区,山门前铺设步行街,设置文化园区管理处,实行行政管理,在园区内新建“文院”牌楼、百喻经石刻群、黑龙雕塑、休闲岛等,移植大量高大黑松、花灌木,彻底美化了环境。

极乐寺募化净财,新建阿弥陀佛殿、罗汉堂、舍利殿、祖师殿、观音苑、露天大佛、佛教招待所、流通处、香积世界素餐厅、僧寮斋堂等多处建筑,蔚为壮观。

2002年,第七任方丈,佛学硕士静波法师晋院,狠抓道风建设,全面加强寺院管理。十余年来,兴利

除弊,2010年,极乐寺荣获全国和谐寺院称号。每逢佛菩萨圣诞日、初一、十五、节假日要登坛讲经说法,宣讲大乘经典,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,与时俱进,广宣梵音正信,听者如云。

2003年起,将浴佛法会改到阿弥陀佛殿举办,午夜二时——三时半,静波法师率众拈香,主法礼佛,沐浴太子佛像,祈愿社会和谐,经济腾飞,人民安康,与会者欢喜赞叹。塔院添设电子大屏幕,供院内5000余信众受看法会实况。许多从外县(市)赶来的信众早在初七就赶到现场,恭候吉祥时刻。

市政府根据市佛教协会、极乐寺要求,组织统战、宗教、公安、消防、卫生防疫、工商行政、城管执法、120急救、文化市场管理、残疾人救助以及南岗区、道外区等部门参与庙会管理,派出大量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、公安干警现场执勤,保障佛教信众信仰自由,确保庙会安全有序。

三十余年来,极乐寺庙会从未出现恶性事故,一派和谐吉祥景象。

一年一度的极乐寺庙会,已经凝固成哈尔滨的民俗节日,必将伴随着哈尔滨社会的进步,焕发新的活力,继续存在、发展。